



了鬱算不也床上然雖

「我不做夢事。」
「我與黃達是真正相愛的，因此，上床也不算夢。」
「有理由，我告訴你：在我年輕時候，田鴻是很多像人說！」
「李蕙用手掩住自己的口，是怕笑出來，枉送又說：」

「江送芬笑了。」

「你希望什麼呢？」

「我做打令。」

「我將來有興趣時。」

「江送芬笑了。」

「你家三句不離本行，寫得一手好字。」

「唉，人家三句不離本行，

寫得一手好字。」

「江送芬笑了。」

「江送芬笑了。」